

# 我没这种运气。 我是苏美金， 我的爱情梦没了。

## 我是苏美金

熟龄女子的快乐与哀愁不是人人都能理解，一身光鲜亮丽是要花许多时间去堆砌修饰的；比如我每天早上必须得七点起床去运动，除了为了保持身材也为了去水肿。许多客户喜欢在早上九点半开会，也许是因为一大早已经不想处理事情然后觉得开会让别人说话时间会比较好吧。应该是这样，除非不是。作为中产偏低族群的一员，除了工作名目上是高管以外，实际上我大部份时间都在工作加班，在上班前或下班后要处理一大堆杂碎事，包括买菜煮饭洗衣服、健身减肥做美容、看新闻读时事紧贴社会局势等，要做个高质的熟龄女子很困难。我们虽然单身但不是孤儿，所以尚有高堂要照顾，而且现代科技那么厉害，两老极为康健，我们的路还有很长。说到这就不得不讲钱，父母把我的名字改坏了让大家以为我很贫，我叫苏美金，今年三十八岁。两老书读得不多，小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住长沙湾的唐楼，要爬四层楼梯但叫唐五楼。父母在保安道街市卖菜，很早出门工作晚上很早睡，我自小就会不要烦他们，自己会翻热剩菜吃饭。家里真没东西吃就跑去菜市场找他们要五块钱买面包蛋卷什么的。那个年代小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很正常，没什么不安全，不像现在的怪兽家长把小孩保护得像金童子一样。成长的过程没什么不顺的，像许多香港八十年代林忆莲，我们读倪匡看原振侠还有《007杂志》。我们可以租漫画租《007租》《007》吸收东洋文化，然后我好不容易闯过会考与高考两个难关，进了香港大学念文学院，最后顺利毕业后在媒体广告行业拼了十几年。现在的薪水没你想像中多但也不算少，可惜的是这种「多」在许多人眼中是「少」，因为我没有后盾，房子是租的，在许多人眼中我就是个烂摊子，也许这就是我嫁不出去的原因。

子小文员，到大概五十五岁的时候被强制退休，作为独女的我没什么特别的工作能力却要养活一家三口，所以我们一直很节俭，但这个城市的租金越来越贵，我的压力当然就越来越大。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租一般到房租不多大的唐楼分租单位，父母睡房间，而我就在客厅用布帘分割出一个单人床位的空间。嗯，的确没隐私，完全不隔音，你可以想像他们能听到我在做什么，基本上连翻书的声音都会暴露无遗。我边咀嚼着白米饭边打开在线表格，投资十五分钟时间买一个希望挺划算的，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应该买得起一个二百多尺的公屋单位，到时候希望可以拥有一间属于我的六十尺小房间，这是我多年以来的生日愿望，此时我对着手机屏幕也许了同一个愿。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后我们一家三口到深水埗的一家热炒店吃饭庆祝，我们抽中了，SSR，是个两房单位，位置是沙田石门。该怎么形容这种快乐呢？我们的储备赌上三人所有运气一般，终于有一件好事发生在这家人的身上！要知道以后每个月付出的钱不是像租金一去没回头，知道是在分期付款购买这个「家」我就无怨无悔。后来的数个星期我都很快乐，并且高速处理好所有行政文件程序，我很快就可以拥有一间小房间，即便很小但是有实墙隔音，难以形容这种感觉，我这次真的很幸运。

数天后林小姐的秘书在午后四时四十五分通知我上楼见她；我很紧张，因为好像已经有很久很久没上过楼。00楼是高级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有落地玻璃窗户，也有漂亮的茶水间跟国际等级的会议室。上楼去的时候当阳光晒在我脸上身上突然有种震撼感，或许是大长时间在不见光的保安室，到了房间我站直了身子跟秘书小姐打了个招呼就敲门进房。

「坐。」  
「好的。」我微微鞠躬。

林小姐中长度的直发很漂亮，脸上的妆容整洁彩妆，她很适合在这个充满玻璃落地窗户的办公室里工作。她穿了一件黑色背心连身西服裙，很大器，左手中指戴上一枚钻石戒指，我心里想这样的一枚戒指应该不止低层员工的一个月薪水吧？

林小姐对着我微笑说：「我们好像很久没碰到面，真不好意思，我很少去关心你的工作情况，但其实一直都很照顾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处理。」

我笑笑也点点头，也许好运终于来了，除了很快可以搬进拥有自己小房间的公屋，我的事业难度也会有点起色；我再用力地点点头：「能帮上忙就好。」

「你一直都是个有责任感的员工，我们都知道。但你有听说过吗？最近经济不太好，公司的生意这半年也是差到一个不行。上个礼拜公司的管理层开会，问了不少人的意见要怎么处理，我们都不知道多久没睡过一个觉好的。」

是，要入正题了；我是一个未婚的熟龄女子，夹着一份好工作但没有恋人再加上有家累，多年来我约会无数但始终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定下来。我们都说自己不重要，因为我永远有事在忙，要把工作放首位因为没有人帮我交租供养父母，然后要保持良好的外表因为我的工作好，男朋友很重要但我回家有时候真的已经累到连话都不想讲，怎么还有闲心谈情说爱？然后时间不留情，我转眼就来到三十八，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躲在房间睡觉是我 happiest 的事，也许寂寞但不怕被伤害。昨晚跟闺蜜聊到这块她让我去下载一个叫叫 on the go 的 app，说是一个专门牵红线的软件，能根据多方数据分析帮人找到最有可能长久发展的另一半。于是今晚我花了四十分钟填那份在线问卷，然后刷了年费及行政费用共港币一千八百大元。老实说，我真的累了，如果可以在线处理，找到一个愿意和我同行的肩膀，我愿意一直付年费直到老死。经过三天的核实及资料校对，最后 Redline AI（人工智能）红娘给我牵了一条长长的红线，那个人叫做潘世迪，台北人，是个平面设计师，自己创立了一家小型工作室，今年三十六岁。我有点好奇是怎么数据分析把我们连上，年纪比我小还住在台北？那我们是要怎么谈恋爱？怪不得问卷里边有问说有没有移民意向。一经连线红娘就发给我一个懒人包以及联通我和潘世迪的帐号，我们可以开始对话。懒人包第一版说女生要先等男生打招呼，别急着说话，于是我先看了他的帐号细节，包括身高体重什么的，照片中的他是个蛮好看的中年男子，一身文青打扮，看起来算是个有品味的人。

「你好，我是潘世迪。」  
「你好，我是苏美金。」

我们俩的工作都是跟媒体广告有关，一开始就聊到两地的工作情况，第一天我们陆续继续地聊了大概一百三十八通讯息，我开始对这个软件有点信心。在往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从工作聊到过去的感情生活，原生家庭以及到对未来（感情）的构想，是蛮聊得来的，我开始依赖每天收到他的讯息，早上说早安晚上道晚安，然后发现原来我最想要的恋爱就是这样，在手机上谈的而不需要每天每夜地碰面，又省时又便捷。这个晚上，临睡前我们开着视讯聊天：

「最近你有假期吗？」  
「有吧。最近市场不太好，我们的工作闲了很多，你看我最近都没怎么加班。大家都在传言说公司很快就会裁员，一想到这我就很担心，以后日子要怎么过？」

「别怕，有我呢。你不要飞过来碰碰面？我想好好地看看你。」

「好。那我明天去查机票，应该最快可以七天内出发。」

「好的，那今晚好好睡。晚安呀，亲爱的。」

「晚安。」

把平板电脑关掉，我便起来去卸妆；我当然是仿素颜，老实说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怎么可能无妆去跟自己心仪的人碰面呢？再且我不想因为无妆之失而错过这个机会。明儿我便去订机票饭店，然后疯狂健身节食以最佳状态去跟阿迪碰面，因为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是正值光辉岁月，我不能被比下去。爱情，有时候是两个人的比赛，我们谁比谁多一点？我们谁比谁更有条件一些？我们谁比谁怕失去？我们谁，我们谁比谁，我们谁又不比谁，想着想着我便慢慢睡去。

「你辛苦了。」

「别这么说，这年头保得住工作已经算万幸。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上周大会最后落实了新的公司政策，每个部门都要除掉三分之一的员工，你也知道我们会计部本来人手就已经不足，这边的会计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只能把行政助理还有文员先辞退。」

说完，她把一个白信封摆在我面前。

我什么都没听进去，一阵晕眩感来袭，像是被最猛烈的太阳晒一晒，然后我失去知觉但我的脑内有声音：我不能没有工作，我们家的公屋怎么办？我的小房间怎么办，我已经想好要去订造一张小木造的单人床，床下有两个抽屉可以放我所有衣服，然后旁边可以放一盏小台灯，我已经买了三十八块，很可爱的小黄灯。我的意识停留在太阳的热度与我的小黄灯中间，然后，就没有然后。再有意识之时我的身体已经没有重量，我在上空观看着白色的空间，父母的哭喊声我听不到，我只看到影像，而且我肯定自己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但我心心念念的却是那盏小黄灯，那间我还没搬进去的公屋，还有父母的生活。生果金现在有多少我不知道，唉，我也没有买过保险，我以为自己还年轻，我不想每年付几千块钱去买保险，这些钱我要存起来方便有天可以买房子。思绪很快又很慢，我，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越来越轻，但我的「心」越来越重，我像飘浮在天也像继续往下坠落，我没有了然后，也没有了公屋，没有了公屋，我变成什么都没有了。

我是崔锦文，我什么都没有，我变成了「没有」的本身。

## 我是崔锦文

听说灵魂有 30 克重，我找不到确实的证明但我现在可以肯定灵魂的存在，或者说该说是灵体的存在。灵魂和灵体的差异在哪呢？我一直不太晓得怎么分辨，因为两块似乎都是自小不能谈论的土地，我妈说灵体这回事无论存在与否都跟我们没关系，别碰那一块，那一块就不会来碰你；后来我长大了每次跟她聊到她不想说的，她就用同一句话来堵我的。

传说有许多地方是充满灵体的，例如暗黑无光的电影院，又或是满布机械尸骸的废铁场，这些都是被称为阴气重的地方。我在一家警卫保安集团当文员，主要工作是输入资料，包括每个警卫的个人资料、更勤时段、值班地址等，完全不用携带脑子上班。集团大楼位于莱湾，是一整栋楼高 88 层的大厦，我的办公桌在 8 楼的值班保安室里面，桌子四周布满一些密密麻麻的报表，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有时路过会不小心踩到我的文件，但他们都不是故意的，没有人要对我不好，我只是太不起眼。

其实在许多流程被数位化以后，人手输入资料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但公司的文化老旧，又不愿意花大钱请人写新的系统程式，就宁愿每个月花一万多块请人来做。我没有什么上司，要真的说谁管我，应该算是 00 楼的林小姐，会计部主管。她需要我的记录去帮忙核对每个保安的工作时间和细节，以便安排薪金，我所输入的资料是辅助性质，而且她和我根本不用沟通，只是在内联网上连一连就行，我们没什么说过话。午餐时间大家都会出去，也许因为这里没窗户，保安们轮更时也通常会出去透透气，但我不一样，我喜欢黑喜欢静所以我也喜欢躲在这里，我通常是自携便当，定时候拿去茶水间翻热。我总是边吃边读新闻，除了手机上的电子版，有时候也会去买报纸。大家都说我土，怎么还拿着这些充满油墨墨味的报纸，我总是低着头不知道该回什么，油墨明明是香的，什么时候就变臭了呢？这个六月听说又是历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大抵在全球暖化后每个夏天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人类应该很快就会死在这窝泥水里，但许多人还是懵然不知。这个午后当我正要吃饭时，收到母亲大人的简讯，她说政府今天公布了帮助低收入人士及家庭，是日公开公屋发售计划，低收入人士以及家庭可以即日申请，政府打算把部份公屋公开发售，同时包括一些新型公屋。我一定合资格申请；我爸很早就退休了，他本来在内地的工厂当厂长，赚的钱不算多都起碼可以自己交租生活，妈在香港当了一辈